

张良庙随想

□清 扬

汉中300多所宗教场所,若论历史的悠久、景色的秀丽,张良庙是举足轻重的一处。盛夏的一天,我独自来到张良庙闲游,暮色将笼罩时,与道长们在云水堂内饮茶。门楣上是“遥望仙踪”四字古隶,我赞叹它们极具韵味,陆道长说,那并非名家手迹,而是出自道教信士之手,因为在这个殿院,抬头便可望见山上的老庙。

依言远眺,果然见绿树掩映中的授书楼和满目苍翠的山顶附近老庙的红墙。夜色渐深,院内复归神仙清幽世界,静寂之中,却有几声乌鸦的哇哇,然后是喜鹊的喳喳。在这一悲一喜间,黑夜来了,对面的授书楼,山上的老庙,近旁的三清殿,二山门旁威武的狮子,全都淹没在静穆的夜色里。

在袅袅茶香中,我问大家,为什么喜欢张良庙。

道长们都笑而不言。是啊,张良庙神奇之处太多,竹子向来是刚直高洁之君子,偏偏这里的竹子根部是弯曲的,即使植物专家也难解其谜,只能归于对张良高风的膜拜。五彩祥云缭绕的五云楼曾经下榻过蒋介石、冯玉祥、于右任等名人,据说只有阳气颇盛的人才可入住,否则便终夜如在空中旋转的晕眩。

在庙里静居近20年的黄道长,气质里有着如老庙般的沉静。第一次到张良庙,走进那片清幽如画的竹林,心旷神怡,就再也不愿挪动脚步。

从武当山道学院学习归来的陆道长清秀脱俗,他说,喜欢这里是一种天命和机缘。无论是从西安还是从汉中来,都是山盘水绕稍显狭窄的山道,但因此这古老的道观更具有空谷幽兰的吸引力。

已在此闲居半年的路居士说,喜欢这里的随心所欲。从紧张浮躁的工作中隐退,没有电话手机、酒宴歌舞的干扰,在庙里读道德经、庄子、诸子百家,练习书法,到柴关岭或是山野中漫游,随意地昏睡,不知今夕何夕,逍遥自在。

来此云游挂单的道长说,去过多的名山

昨天夜里我的一颗牙齿脱落了。

那是一颗坏了很长时间的磨牙,3个月前落了半边,剩下的半边像一把利器尖锐地耸立着,时不时地割着舌头。

我去了牙科医院,请医生把坏牙拔掉,医生戴着眼镜在聚灯光下察看我的牙,用一根细长的不锈钢器具敲了敲,语气温柔地说:给你磨一下吧,不用拔,过段时间就会掉的。

由于医生的仁慈,这坏牙留在了我的嘴里,尖锐的部分被磨平,算是与舌头相安无事了。

坏牙并没有就此安宁地等待自然脱落。两天后,它开始从根部发动起义,发炎、肿胀——持续地发炎,持续地肿胀——一直边上的好牙也跟着肿胀起来,罢工,拒绝咬动含有纤维或略硬的食物。

又去了牙科医院,还是那位语气温柔的医生,戴着眼镜在聚灯光下察看,“给你开点药,把炎症消了再来。”

这颗坏牙可真不是等闲之辈,连医生也不敢轻易动它。

磨牙是什么时候坏的呢?按理说我现在还没到开始落齿的年龄——我的母亲一口牙齿还好端端的呢,硬的冷的都能对付,大笑的时候露出的牙又白又整齐,真叫人羡慕——可惜她很少笑,她不知道自己的笑是多么动人——唉,如果我有她那么一副好牙,就不会笑得这么节制而小心谨慎了。

自5岁以后我的照片都是闭着嘴的,5岁以后我一笑便会不自觉地用手捂住嘴——笑不露齿——不知道是谁把这种观念植入我的头脑——或许是牙齿的不美使我自卑吧,在换乳牙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伸出舌尖舔牙根,以至两颗门牙逐渐内倾,像一扇永远不能关闭的大门。

牙齿不美会不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初中二年级,我的成绩单评语里出现了“自闭”这个词,是班主任给的。当时并不明白这个词的准确含意,只感觉这个词像一道栅栏,把我和别的同学隔开了。

不美的牙齿并不影响它无坚不摧的功用。有很多年我对我坚果类的食品特别热爱,甚至上瘾,一天可以剥灭一斤瓜子,或一斤小核桃,或杏仁。我坐在寝室灯光下,面前是一本打开的书、一堆坚果,我用牙齿咬开坚果的壳,听着它们在齿间发出开裂的脆响,很有快感。我没有办法停止这种咬噬的动作——一旦开始就不能停止,直到一本书看完,坚果变成沾着唾液的空壳,筋疲力尽,小小一堆堆着。

那几年我所读过的每一本书里都沾有坚果的味道,我是用咀嚼的动作阅读那些寂寞极了的书的,那些书搁在图书馆的角落里,从没被打开过,直到饥饿的我站在它们面前。

不久前,在一部电影里看到一个需要不停地用巧克力和动画片来度过长日的人,我仿佛又看到多年以前的自己,那惟有书籍和坚果才能安定的时光。在电影里那个人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自闭症患者,他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是书信,他的通信对象是他的同类,他们在信件里交流对动画片的观感、各自内心的情感,也互送自己的巧克力,他们封闭的世界只向对方敞开,他们除了对方再也没有的朋友,直到有一天和他通信的自闭女孩把这一切写成一本畅销书——就像一个洞穴被置入强光——秘密联接的情谊被出卖,并被深深地伤害了。

这个世界有多少自闭症患者?或许每一个写作者都有不同程度的自闭倾向吧?因为自闭,一个人才能目光切入到个体生命的内部,用文字和自己对话,并逐渐成为一个不需要外界声色的介入就能独自完成时光叙事的人。

我的牙齿大概就是在对坚果无节制的剥灭过程中受了内伤,以至还未完成使命就提前退场。过度消耗损毁了它的使用年限,多年以前的因造成了现在的果。

清晨醒来后想到夜里脱落的坏牙,心想,它终于不再折磨我了。到卫生间,将牙膏挤上牙刷,对着镜子张开嘴——咦,怎么回事?那半边坏牙还在角落里不屈不挠地耸立着——原来它的脱落是梦里发生的事。

古观,都太喧嚷了,让人失去探古寻幽的兴致,张良庙是青山叠翠中的一处古观,确是静心修道的所在。

他们问我,最喜欢张良庙的什么?授书楼,我脱口而出。那曲径通幽的石阶,那憨态可掬的小狮子,那凌空欲飞的楼檐,那栩栩如生的精美浮雕,还有那群峰叠翠、雾岚缭绕的仙姿……

这时,有奇形怪状的虫子飞入,肢体颜色或绿或红,十分妖娆,让人想到《聊斋》中的仙子。亦有蚊子飞歇于臂上,纤细瘦弱,尖喙却极柔软,竟无力刺入肌肤,好像已修炼得飘飘欲仙而无嗜血之欲了。

夜已深,大家散去。市内应是火辣辣的酷热,这里却需盖两床厚被。熄灯后才发呆:这里的夜色,真是如浓墨般的黑!万籁俱寂中,窗户在夜风中哐当作响,独在古庙,怕乎哉?我安慰自己:左是三法殿,右为灵官殿,有诸多神仙护佑,不怕也!

二

全国各地的张良辟谷之地甚多,但秦岭南麓、汉中留坝的“汉张留候祠”,无疑是最具影响的一座。处在五山环抱、二水夹流之间的张良庙,松柏常青,碧水萦绕,自古以来,香客游客云集,名人学士“过必登,登必览,徘徊数日,不忍离去”,更不乏对张良庙情有独钟、为张良庙的建设与发展孜孜不倦倾注心血的历史人物。

一是张鲁。相传张良庙系东汉末年,张良的十世孙、道教第三代天师汉中王张鲁为尊崇先祖功成身退的超逸之德而建。

张鲁割据汉中近30年,创立五斗米教,留下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佳话,汉中也因此可称为中国道教发源地之一,张良庙则千百年来受到百姓的尊奉而香火

绵远,声名远播,誉满天下。

二是滕天绶。据清道光十五年编纂的《留坝厅志》之《留侯庙碑记》所述,这位康熙年间在汉执守8年之久的汉中知府,在奉旨从汉中运米到西安的路上,“北出云栈,过紫柏山山麓,石碑上书曰:汉留侯张子房先生碑谷处……望山遥拜,遂假寐山中。梦三人皆黄冠野服,仪貌奇古。……一人不言,其二人曰:此即‘功成身退’四字君,当谛思。……乃下拜,三人忽不见,……梦觉,但见紫柏嵯峨,白云缭绕而已。……忆梦,其一人为子房无疑,其二人倘所谓黄石公、赤松子非也夫?……故建立庙貌,以祀三先生,而概论其道书之”。因梦遇仙人而来修建张良庙,实在是一位太可爱的知府,同时也是一位造福百姓的父母官,在汉中任职期间,他曾发布《劝民栽桑示》,奖励栽桑,并提倡栽种桃、李、核桃等。康熙二十九年秋,在城固县推广广水播种小麦获得成功,汉中水田由一年熟而稻麦两熟,因此作为汉中子民,我们都应对他怀着一份感恩之情。

三是于成龙。康熙三十六年,兵部尚书、右都御史、河道总督于成龙奉旨出京路过紫柏山下,见张良庙有道人看守香火,心中颇喜古庙清风;两年后再次路过入庙敬香,见道人换成了僧人,张良圣像变成了释迦佛像,于成龙觉得奇怪,访其原因,得知僧人强行霸占了张良庙,一怒之下将僧人驱逐,令重修大殿,重塑了张良金身,招回全真道龙门派道士潘一良继续看守香火,并撰写了“相国神仙”四字于张良殿,以此来警示僧人此为道教宫观。

四是任永真为首的五任方丈。据《紫柏山考察记》载:“初来住持者道人潘一良,历六七传,皆柔弱,不能任庙事”,张良庙被当地土恶霸

占庙产,住持道人陈永宁、易元棉无奈,请来八仙庵知客任永真接管张良庙。道光十九年,任永真道长到张良庙,至光绪五年仙逝,担任住持和方丈达41年。其间,经过6年的诉讼,在朝廷督办下才收回庙产。于成龙将张良庙归还道教界时,只有张良大殿一座,由于潘一良及道众的苦心经营,扩建了二山门及南北寮房、客堂等20余间。任永真住持期间,四处奔波,上求官府,下感百姓,化缘集资扩建庙宇,于道光二十五年先后修上下官厅、游廊、北花园;道光二十九年修三清殿、东华殿、大山门;次年修建授书楼;咸丰四年至七年修南花园及阁亭、桥廊等,咸丰十一年张良庙接管勉县武侯祠、武侯墓及马公祠为下院,由张良庙道长李永云、熊合周等主持香火,并拿出700两黄金用于武侯祠、墓的修建。正是他的努力,使张良庙初成今日之规模,屹然为一方盛地,从那时起张良庙便成为陕西道教界与楼观台、八仙宫齐名的三大丛林之一,从清道光年间到民国年间,张良庙连续5次开坛放戒,成为全国影响较大的一方丛林。

第二任方丈柴明玉,任期24年;第三任方丈傅至桂,任期21年;第四任方丈熊至阳,任期4年;第五任方丈马含真住持至1949年秋止,任期22年。五位方丈中,前4位方丈的墓地都在张良庙后的山坡上,古柏森森,荒草没径,显然是过于冷寂了,碑上镌刻着于右任先生的草书“自古神仙皆智勇,一生进退本从容”,赞颂着他们的功不可没。碑前的香炉里还有残存的香烛,极其安静,极其简陋,只有墓后幽深的林木护卫着这几位为张良庙呕心沥血的道长。

我静立在荒草丛中,向那古朴的墓冢深深致礼。

三

2000年前,张良协助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刘邦建立了大汉王朝。司马迁对张良赞誉有加:“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写诗赞道:“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苏轼在《留侯论》中说:“古人所

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位“状貌乃如妇人女子”的男子,就这样永远地站立在历史的高处,如一轮明月,让我们感受他宁静的光辉。

道家哲学的智慧是天人合一,淡泊自然,逍遙自在,宠辱不惊。有人把道家哲学比喻为中华大地上根深叶茂的大树,信也。道教作为中国传统的一个基座,更合乎天性,更注重精神上的健全。名利总是引发无穷的争夺,辉煌之后,吐咤风云之后,选择林泉中的退隐,是生命的必然。聪明可以让人在世俗间游刃有余,但智慧则让生命得到安定。

俗世中的我们,面临着个人的种种困境,要放弃名缰利锁,如老子归去,只求清静无为,或是如庄子,只愿逍遥一生,又是那么困难。我们没有那么安静的心,没有办法从尘世的喧哗中退出,所以,只能来拜谒,从功名利禄的缠绕中暂时逃离,从生活工作的重重压力中得以解脱,怀着对神仙生活追遥无碍的向往再回到尘世中去。但是我们至少知道,张良的“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给我们展示了另一种高于生活的,生活其实是可以极简的,人生中有许多都是可以放弃的,生命可以更清静,更自然,更美好。

四

张良庙里那么多的诗词碑,我最喜欢的是明隆庆五年,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告老还乡路过紫柏山坐馆讲学时题留的《怀山好》,也是目前张良庙留存的最早的一个碑,就在“英雄神碑”旁拜石亭的正墙上:

紫柏山前车马道,道上红尘灭飞鸟。

尘里行人不知老,竭来几度忘山好。

年少怀山心不了,年老怀山悔不早。

君不见京洛红尘多更深,英雄着地皆平沉。

愿有更多的智者在告老还乡前来感受张良庙的美好。

老 屋

我怎么也想不到
三百年的老屋还是如此的坚挺
活泼得像三十年前的我
意气风发地站在村头

我身不由己向老屋走去
几棵茅草趾高气扬地站在柴房的头顶摇曳
两只小麻雀不厌其烦地看着我
一条掉毛的老狗
打量着我的头盯着我身穿的牛仔裤
然后又一次望了望我的眼睛
警惕地站在门前一角
——他们是在怀疑我的身份,询问我的来由?

我搬来堂屋里那条磨得精光的矮板凳
——那是我儿时的书桌、饭桌和摇篮呀
敞开衣服又着脚丫躺在门角
数着离开老屋一个又一个时辰
想着老屋里的纯真和一个又一个甜蜜

门前一串红辣椒
那或许是妈妈离开时挂的
他们是在等待当初那个吹着口哨背着泛黄书包
迟迟不归的少年
只是颜色已经发黄发白
像妈妈那双干瘪的眼睛
望着我又是那样炯炯有神

我进入甜甜梦乡

老碾房

走近你,我不知道如何节制
哪怕我曾一次又一次地许诺
一次又一次地暗下决心
就这样轻轻地被风一吹
唱了上百年的千叶石磨
在水珠中
打着哈欠

老碾房
磨过了村庄多少故事

一个人坐了很久,静听
风车与水的歌唱
如豆的灯光与那窄水槽甜言蜜语
傻傻等待木厢房还没有做完的梦
仍是无法掩饰的苍老

季节深不可测
那头老牛走过
许是经历了人世间太多的沧桑
一声吆喝
在石碾前颤颤簸簸
幽长的梦境才刚刚开始或者结束

一顶花轿停在石碾旁
唢呐吹出大花袍
喜庆地张贴木叶传递的小情歌
在细粉的雨丝中走出来,香甜地说话

我眼睛失明了,在触摸你的当儿
我依偎在你身旁失眠咳嗽惊悸心慌
我屏住思念的呼吸
打开那页心跳的日记
词汇早已丢弃发霉
负重头颅

被爱贴上一片止血贴
仍烫得发红

喊山的号子和孤山寺的钟声互为一体
山村的日子被老碾碾碎
盛装在村里久未换过的木桶里
茁壮了一代又一代村民
那朵固守的云像泛黄的草纸
一迈脚,便诞生了我的禅



张良庙



记住一个动物的眼神

□任海青

不敢呼吸了,在心里对它轻轻呼喊:千万小心啊,不要大意失足了!那时,我全然忘记它本是飞行动物。

“唷!”“唷!”它一声一声地叫着,声音更加凄惶了。我的心脏被撕扯着,觉得它就是个走失的孩子,他(她)站在路边,嘤嘤哭泣,大声呼喊,“妈——”“妈——”

它忽然止住叫声,眼里划过一丝异样的亮光。只一瞬间,那闪电消失了。接着它就越发大声地叫嚷起来,不管不顾的,叫声更加凄厉了。

一个走失的孩子,找不到妈妈已经是非常恐慌了,要是不巧再遇上个坏蛋,那该是多么倒霉的事情!我知道它怀疑我,不敢信任我。我想和它说:“噢,乖乖,相信我吧,不要怕,飞回来待会儿吧。”

犹疑之际,我悬心地、慢慢地伸出一只手臂,希望它跳进我的手心里。我的心突突地跳,等着它来,我凝视它,在心里说:孩子,来吧,来吧!可是突然,扑棱一下,它却飞了!

对面是一所小学校,四层高的教学楼。小鸟忽悠悠地落在灰突突的楼顶上,我眼珠不转地盯着它,听它发出一声声尖叫。然而它并未驻留,旋即又向更远更高的一座楼房飞去,塔楼之上依稀有它模糊的身影。我试图把眼睛睁得更大,极目远眺,但黄昏的雾霭顷刻间笼罩了城市,那个地方灰蒙蒙一片,它渐渐地融化在无边的灰暗里……

没有人知道我挂念那只鸟,很多年了,它闪电般的眼神,一直是我难以表达的忧伤。我想它化身为一个姑娘,在一

张良庙,住持道人陈永宁、易元